郭襄靖公遺集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十九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序文碑記

贈新溪李大夫擢興化貳守序

天王丁巳余以地官尚書屬來知南寧既至之數日

屬之州若邑各以遠近循相見禮余見李大夫閭閻然井井然風裁意氣類非儕俗態及聞上思之治視他屬獨簡若無足盡大夫者居無何州之民相率以遷隆侵地告余太息曰民失業久矣事孰有鉅於是乎峻厥防伸厥憤微大夫誰與共是邦者大夫迺毅然振肅兵民申明疆域無利奪無勢怵無譏阻卒令悍酋欵服無敢躍馬東侵數十村遺黎晏然復故土而耕大夫功在上思詎齷齪錢穀刑名細務間哉其他興人才新文廟易弁服釋

究滯善政不可枚舉余以是知上思非大夫不可也戊午夏驛者馳曰大夫擢矣余聞弗色喜大夫吾所與共上思者大夫去如思民何俄又曰大夫擢興化矣余輾然作而聽喜不自戢夫上思吾赤子也興化吾父母之邦也大夫去上思余得以大夫之治治之以大夫之教教之父母之邦微大夫誰與守余烏用以不喜興爲郡故所轄僅二邑賦役頗供干戈久靖政簡民馴觀風者擇馬顧今非異者比矣倭夷煽虐蹂我桑梓焚我室廬殘艾我

黎庶所在騷蕩囂然喪其樂心主者縮手策無出至旁午檄粵西士卒萬里應援則吾輿幾無民大夫至郡出所治上思者治內出所禦遷隆者治外何難倭夷哉余烏用以不喜余因之竊有請焉調兵無奇策以練土兵為策岸戰無成功以阨海口為功今之岐頭石門其兵足練今之南日三江其險足防顧當事者加意何如耳舍此弗事棘棘於郭門之塞委百里老稺而捐之甚焉者火民居燬民積而曰以防屯聚噫討亦左矣大夫不迂余言

将必深其慮預其防民其庶幾有賴乎大夫負經世才動有成績徵獨試之上思筮仕長寧苗爲邑劇患大夫樹堡繕兵苗用懾息至可驅以禦寇則於吾郡乎何有余以是知今興化非大夫不可也迺若敷教覃恵剔蠹振頹固大夫所嘗試輙效也者余焉所効爰助大夫行矣郡同服暨邑尹文學諸君僉謂余不容無言迺遂書之以爲行贈

送海觀董翁序

余同年董幼海君以太常博士遷尚書刑部郎爲

名司澧坐直諫謫戍粤之邕勁節英聲薄海内外靡不想望風裁出淮越道湖湘凡幾閱月曁於荒服無問識不識且爲君弗堪君顧夷然視冲然處也已迺謝絶塵囂極意探討暇與二三子講釋疑義孰經之士充如飲河炎蒸蛇豕之封若將安焉無幾微憤悒色君子曰履之貞者不以地易養之粹者不以勢遷君之處此固矣雲岵之思寧無感乎移孝作忠君之受敎嚴君要有自來者明年尊甫海觀翁果自吴來視君迎翁於横水之[illegible]

雲蒸泉瀉石噪翁徐徐問朝夕而已比至謁者相踵詢所歷甚悉翁殊不以脩險爲意棲所論議一出綱常大誼絶世俗沾戀之私翁爲教之素盖益信云翁吳中望士也蚤富才華淹貫墳典有司較藝率冠其邑諸生乃數阨不第以貢次上春官尋嘆曰嘻仕貴行所志爾志之弗行如仕何兒子能乘時自奮靖獻
王家則吾志也輒辭不出不二年幼海第進士又二年幼海以抗疏顯名天下人士知有令子則知有

嚴君翁之成子之志寧第自成厥志也者志行節植睽非疎養遂非遠懽是之顯揚孝之選也孰與夫夫者尺寸表樹之謂何徒然日侍茵鼎奉鞠脃左右之稱能子乎余是知翁之所安固幼海君之所安也翁居邑甫三月翩然且歸幼海君長跽晉數四余不佞且申申致遊子情翁爲稍止無何竟去謂幼海君曰子毋吾念守子之貞終吾之志特是報

國即晨昏不啻矣良御不以不獲禽而廢馳驅歷千

百歲傲霜雪弗變者材木也子其勗諸毋吾念爲也幼海君亟遣翁命迺束裝卜日戒僕夫送翁歸余小子不能爲辭敢序翁之心以爲翁别

贈左州太守明泉蘇君赴荆州二守序

粤窮五嶺而南爲麗江其東下百里是爲左陽宋元朝世以酋長官其地

皇明馭寓易以文吏浸浸中華聲教矣顧疆境險曠民性多悍間梗于理者率頑獷不可馴甚焉導亂階釁吏于土者往往坐隳名譽去茲大夫翻然以

上考善擢大夫廣南名士也余自入粤與閣山陳君善習大夫操行甚悉陳君與大夫同舉于鄉余知言之非誣也乃明年偕小樸章君以述職行章君第吏治惟大夫最惠蹟歷歷可紀其較著者寛征興學釋久繫之冤復久侵之界云歲庚申吾鄉謙夫鄭子來幕是州詣余請曰幕之職視守重輕是小子懼余謂之曰子未知大夫乎寛而亮謙而有容子第往其圖同心之益居三月鄭子復詣余謝曰知大夫者先生也大夫與人之厚類此大夫

守左州凡七載臺使者至輒嘖嘖有異獎前後檄凡六下其尤嘉異者爲閩南陳公方獎檄至郡荆州之命適與期會州人士相率賀曰使者愼旌別不蔽賢也如此

清時廣掄拔不遐遺也如此吾大夫不負清時不負使者知也如此丕休哉因僉謀諸鄭子謂余知大夫者屬余以言贈余惟贈者增也古贈言之義取之以增己也以大夫之才譜卓犖猶之太阿韜藏其在左陽出匣而試芒鍔之一二從此恢恢餘地

且大試其奇於荆州其善荆州也何疑余何能有所愛助以增益大夫守荆州者余同年太室徐君也徐君負宏濟之才勁直之氣不與俗浮湛由祠部郎出守海内士咸推轂下之大夫以寛亮謙和之德恊恭弘化其並軼龔黄之理又何疑也余何能有所愛助鄭子走使伏而言曰是正所以贈大夫也願毋諉遂次第其事若此

贈大銀臺次川譚公赴留都序

歲在丙寅秋八月

詔起公爲河南左叅政郡大夫而下相率踵門賀公

謝曰余跧伏田野久矣余性方且質不能循時好

余明於自知久矣昔在廣之西民風士習與吾廣

近余且知難而退矣今中州人士甲海内其公賦

視廣百一叅政職旬宣余度不能事事祗滋累耳

余實懼焉其何敢往鄙人自羊城走幣爲公賀公

固讓弗受其報書曰余不能趨

君命敢辱先生賜公之心可知矣居二月

詔晉公南京通政司左通政郡大夫而下復相率踵

門賀公又謝曰余跧伏田野久矣余性方且質不能循時好余明於自知久矣叅政河南所事一省事也余且知難不敢進矣留都重地公卿大夫賢且才者肩相摩踵相接也通政職納言爲

王喉舌余度不能事事祗滋累耳余重有懼焉其何敢往頃之鄙人以事至郡即造公以幣賀公又讓至再其致詞與報書無異鄙人乃作而言曰噫嘻君子之難進易退如此哉然吾聞之韓退之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

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玄纁蒲輪百年曠典
延今
明天子在上宰臣以道事君薦賢爲國若將不暇哺
與沐者起公五嶺外不閱月三錫
綸音此豈左右先容者儔匹哉公憂天下之心既拳
拳矣是安容以不往吾又聞之毛玠典選孤寒之
士奮而倖進者擯無所容楊綰秉政同列爲之減
騶從徹聲樂此無他玠以公心取士綰以清德服
人也公惟性方故往於權勢之門不少躡足直節

勁氣灼灼當時公惟性質故於世汩然無所嗜遺置聲利如敝屣然以公典選今日之毛公也以公秉政今日之楊公也將使卑污浮靡之風翕然丕變官無稗政士無頽習百度貞庶績凝以追淳古之風令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莫不推轂下公正惟公之性方且質不循時好足以風天下臻至理故也公茲行也世道係之矣又安容以不往公憣然起拜曰微先生言余幾於固矣然余何足以居之遂戒僕夫以春月載行鄙人别而去因次所

請於公者爲之贈

賀封君近竹唐翁暨王孺人齊壽承恩序

語曰一年樹榖十年樹木百歲樹德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天之道若質劑然視履冥冥錫類昭昭終始袌益符應不爽故巖穴之士祇德礪行甘守蓬蒿而不悔乃其遺庥往往敷賁厥后人故曰天籍有紀匪終則始乃今於唐翁徵之矣翁世居吴越因占籍武衛遂爲常德人平居恂恂淵懿樸雅性喜吟咏每感時觸事搦翰成篇陶然自適不以利

祿滑其中盖古孝弟力田者流厥配王孺人又以
儉勤孝敬翊而相之比德儷操雅稱齊眉居甞語
伯子侍御公曰吾家世以武功顯今
主德明聖文治郅隆爾其崢嶸建竪以爲吾老人光
寵曩吾樹槐于庭今且蔽芾交加矣天之道豈憒
哉侍御奉教惟謹立朝謇諤巍然負當世之望茲
按粤西肅紀貞憲綱舉目張所至鋤奸剔蠹問民
疾苦而燠咻之不毛舉摯擊以爲威既登進諸文
武士又綜核羣吏以詔太宰而廢置焉粤西人德

之乃所利賴于余者尤多先是府江諸夷弗靖命

奉命致討既復有懷遠之役余方緦緦然懼無以

稱明詔乃侍御分猷共濟凡所籌畫振勵靡不曲

中機宜諸將士賈勇受成余亦幸得以寡咎此其

底定疆埸宣暢國威又非尠淺矣夫墉崇有基河

廣有源攷德論世何莫非翁之貽哉曩侍御爲冬

官郎已拜貤封之命今歲翁暨孺人年皆八十有

五會

今上覃恩侍御復疏請改從今封蓋異數云余造侍

御賀因執爵而言曰始余讀武陵桃源記以爲直寓言耳乃今觀之其信然乎彼當嬴秦之世區寓驛騷即有桑麻樵漁之樂亦潛蹤遠避之帡瞬然猶得以高視塵寰跨漢越晉使漁人問津舉世驚詫欲從而不可得乃今翁與孺人以逾八望九之年際五朝熙皞之盛山中化日俯仰恬愉較諸桃源不啻過之余聞翁猶强健善飯日挾騶奴携斗酒與其弟司訓君遨遊于山陬水澨司訓君年亦八十蒼顏鶴髮輝映鴈行里中人望之若神仙豈

武陵寺蹤復覯于今抑抱一葆貞固自有道而不在於吐色五倉鴻寶秘笈之術與天之所眷必在明德黃流玉瓚豈其倖承侍御公勛名日起仲季皆績學有聞且將引令名于不替而益錫以難老之休其爲榮壽又烏可量哉又烏可量哉世有續桃源記者尚亦有採於余言乎

賀大中丞惺菴龎公晉掌內臺序

夫爲

天子執大法貞度肅僚則惟御史臺哉今制左右副

都御史蓋漢御史中丞之舊凢六曹皆有專職惟
都御史靡所不總故列聖恒重其選云邇星變
主上祇懼憂勞愼簡諸大臣于時臺虛左副則召福
建撫臣僉都御史南海龐公入焉蓋殊擢也蕭諸
大夫儼然造鄙人請贈言鄙人曰諸公指易若哉
顧先聞之則咸嘖嘖謂龐公撫我甫及期耳我方
藉有寧宇廼弗獲久借其能無憾或又慮龐公政
典方布其法在損上益下宜于赤子而不宜于乳
保令行之未習而龐公北上將無解而爲寛縱者

乎鄙人曰唯唯否否斯二端蓋闔之通指亦孰知
聖天子惠念元元雅欲公麗公於天下者乎夫憾私
圖也慮過計也且諸公不見夫水乎滙則澤升則
雨澤之惠專而狹雨之功速而宏麗公雨天下將
七閩不在中耶夫法有未善即一人之政朝夕殊
焉惡得而勿更乃麗公之法何如哉余見曩者賦
繁役苛以一民之身數畝之産而所委輸于官者
自租庸調之外無名錯出紛若蝟毛吏從而陰操
其柄漁獵爲奸莫可究詰自公之一之也民不見

吏而吏亦不得欺其民蓋萬民之利焉憲紀稍縱
州縣諸亞旅率侵官受訟追呼敲朴以自膏潤乃
衛將亦受牒而逮其尺籍之子弟横索之金自公
之禁之也而民若軍咸晏然于閭里間矣季俗侈
靡豈直民奢即公府諸冗費歳不下若干金如民
力何自公之約之也風移俗易而在位者亦蒸蒸
然有素絲羔羊之化矣閩土瘠甚賈若商類非有
鉅貲持數金以往來市廛即赫然稱雄乃有額外
諸稅吏一儈十榷層交爭自公之蠲之也而商旅

騰躍百貨流通矣夫海之波而兵之弗戢也孰不由於民困而法弛乎乃麗公經文緯武諸所條畫城守事宜及海上防禦諸長策皆鑿鑿然根本之圖斯其爲保障也大矣法寧有善於此者乎則又何更焉且以已事徵之嘉靖末麗公爲御史按兩浙首平賦法至今中原吳楚人咸式之非直不變已也

主上以閩中凋瘵未甦特起公于家持節而來今化洽人和則又召公入佐內臺行且以台衡畀之也

夫子有言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可公之按浙撫閩類以一朞成萬世法而民戴之若此則今當軸處中持之悠久又何如哉鄙人之於龎公瞠乎後矣然夙有意氣之好焉盖公剛大溫恵望之如山即之如玉其治不専搏擊而豪者畏者望風內縮則所以先之者豫也古稱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公非其人乎於是諸大夫咸曰然鄙人遂論次其語爲龎公壮上贈且以慰閩人之思云

壽郡侯思山陸公序

吾郡侯思山陸公之初度也爲九月二十三日時督學使心堂趙公方檄俊造補學官弟子員皆陸公所慎簡而升之學憲者諸弟子方戴公德圖所以嗣頌于泮水乃嘉誕又適相值也則因豚子良翰以請言于不佞公德澤汪濊即諸生未有請且將祝焉況重以譽髦之踵門而豚子翰又辱公首舉哉曩予述公政語具賀獎序中茲弗序序敎因諸生也惟壽考係作人厥旨微矣及觀水魯侯戾止小大從邁而其下有閟宮之祝曰俾爾熾曰俾

爾昌曰俾爾着而艾則諒哉棫樸之言乎夫作之爲言何鼓之舞之翼之進之靡格之守靡故之狥于以奮士志風國人化莫神乎爾也莆文物稱天下賢科常半閩額今使者奉詔格命鄉論秀大郡董二十人縣殺有差是庠籍且讓薦書矣士何由興又民間俊一試輒數千人易譁難察弊是用滋材是用混風是用靡盖恬然視爲故常矣公且試士則喟然嘆曰小子有造守之職也子有以處此矣夫士之譁以淆豈盡士過盖無以渙之也易曰

涣其羣元吉於是序其名五十爲一簡俾隨簡而
進得人識而徐稽之截然不淆眞才畢見矣士之
感公一也即不入選亦欣然自安况選者乎福唐
即省會且用格進乃陸公力白于督學其辭剴切
若父兄之爲其子弟請也且云莆諸庠故三千許
人太半耗于兵疫復束之格釁序且漸虛矣且此
蓬起諸俊類多兵後之所生聚而敎誨者譬之斧
餘之萌育之則鬱然林栽之則羣然息此又當郡
人材消長之機與他郡異惟公圖之於是督學使

心堂公大感其言特加錄焉士之感公二也即不入選且欣然需後會况選者乎此謂鼓而舞翼而進此謂作人之神化矣匪祝曷感匪感曷祝况公文足式也道足範也政足庇也盖浩乎鉅海而鬱乎崇藪明珠所出琛卉所産士觀之難爲水艳之難爲睹矣時進諸生迪之正大之操彪炳之施磊落峥嵘之節士即初筮咸勃然大人志他時所就將直文焉已乎或以陸公方文翁常觀察以予觀之文翁一循吏耳其文采無所見觀察以故相鎮

閩中柄文造士獨運其權勢固易矣陸公之視二
公將盡同乎作人而壽蓋未有涯也已
賀少司馬小江吳公晉司寇還朝序
今都御史奉
上命塡撫畿内外即古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於方
伯之國之意其以都御史撫粤西則自
穆廟授新安殷公節鉞征古田始嗣而奉簡書開府
桂林者凡五而不佞與連江吳公咸再至云夫皇
華咨諏壯山鞅掌詩人且區析之禁闥之親淮南

之重長孺猶未免軒輕馬況邊徼耶吳公謂否人臣徼國家恩寵居常願效咫尺恨不空幕北臣曰南乃今得齒行間豈俟駕往乎斯其意與不佞實相類自古疆埸之役謀始弗慎孰守厥程慮卒弗周孰張厥伐故後先貴於相承金蘭託於同契然後可以樹不朽而固前盟也往不佞為晉陵牧時嘗奮朝食之憤以為固當提三尺汛掃之直筴第者有協不協耳越十年而有古田之師幸得備諮議佐緩急粵西之知有戎威自王文成以來所剏

見也又踰年得奉璽書專征伐席古田之餘威以臨之古田餘黨平懷遠平三崗兩岸平洛容柳城陽朔永福則又平大都仗廟堂之寵靈將士之戮力以從事於邊鄙即攄夙昔之憤竭日夜之劬何能建殊特塞明詔萬一會吳公以京兆代不佞疆事昔府江就勦矣而白冑未樸十寨就撫矣而北三未創吳公至儻有縣於疆埸之末乎其不以不佞爲駑明矣吳公負文武材其入粵中與博士弟子談說先王宣明禮樂未嘗一及軍旅乃其經綸

步伐固已褫羣蠻而奪其魄一事事授部將方畧
平出奇制勝一舉而福莊縛再舉而白冐五指潰
又舉而河池咘吺破又再舉而北三諸峝砦俱燬
始如處女後如脫兎未發如鷙鳥之匿也已發如
迅雷之震非有厚集之陣曠持之埶以豫讋而坐
糜之也乃所上首功小者千餘大者五千餘南丹
歸我侵疆府江登我版籍解辮投戈負耒就晦以
數十萬指計抑何煌煌乎其烈也不使行則藉晉
後之功復至則藉已試之緒所利頼吳公甚鉅微

獨籤杜之績大有功德粵人已哉吳公代不閱月
上念久勞邊事又咨惟邊境寧會少司寇鈌則特簡
吳公往兵與刑皆治世所不去而亦所難言輕用
之則爲淫爲黷重用之則爲貞爲祥吳公試於兵
已效矣以之宅嘉師之任質成明弼即淑問之皋
陶敬獄之蘇公能專美千古乎
上方崇尚禮讓屏棄樸切追國初淳懿之盛虞周郅
隆今且再覩謂非公無疆之休宗社無疆之福哉
吳公行矣粵西之席未温宣室之召遽至茲夢傳

卜尹時也入贊密勿內綜樞衡海內日跂足望之不佞尚搦管以賀

賀卓棋壺先生榮授儒官序

棋壺卓先生予毋太淑人弟也幼負奇氣弱冠試有司督學異之拔置高等由是名顯諸生間宗黨之人嘖嘖歆艶謂異日振卓之先聲者必先生也太淑人念之殊篤孳子姓於塾延先生誨之聘得朝夕者凡七年寒窓燈火朞相劘切以底于成先生文日益有名聘謭劣安望十一哉迺歲丙午聘

濫與計偕又踰三年成進士本之皆先生教也而先生屢試塲屋竟阨弗第聘不敏勉承矩矱累秩至今官噫嗟蹇駑入于天閑奇驥伏于槽櫪是可以言數矣壬申春先生視太淑人於桂邸道離合忻戚之感刺刺忘寐至論顯晦事第搓首嘆曰吾已矣吾家若會魁公之聯第諸公之雋捷皆甫壯年而成宦名吾爲學官弟子幾四十載矣尚復疲黄卷曳青衿逐逐風簷角雕蟲之技哉會有詔士之貢行義而恬於榮進者例得輸粟拜儒官秩先

生以語聘曰吾已矣子誠吾念其爲吾成之吾非此之榮也藉以脫樊絛吾事畢矣聘低回久之援先生至再先生意愈堅其爲辭愈切聘乃如例輸之所司馳牘郡博士郡大夫暨督學遂得請先生卜日告于先以冠服主祀事宗黨之人復交相謂曰士無論顯晦士而貞志植行即足以稱于世而先先人先生之謂也皆相率造先生賀聘聞之亦色喜奚容以無言夫士各有志自昔記之矣志誠適則陋巷疏食其樂不改不適所志即繫籍金閨

書勛竹帛猶然未自得也今之士風視古昔遠矣
婡婀澳涊靡然日流衛蘭化爲蕭艾盖比比見之
先生亮直剛方絶無脂韋矯飾之行事有所不可
則咈然見于容盖其性然也假令出而應世服官
將伉節自靖不少委折則或爲危機所伏若環轉
脂隨爲取容地又非素性之所安欲適所志得乎
茲而釋儒之負而不失儒之稱有官之名而又無
官之責焉徃而不適哉故先生不自榮而宗黨之
人交榮之况先生有子方弱冠又以能文稱固所

謂沖霄之羽也天風一順何患不九萬扶搖乎先生宋尚書樂山公後以忠義科甲名家父鈍靜公篤行君子也用儒終其身至先生儒術益著竟不遇今有子如此其顯世亢宗固於天道卜之矣謹書爲先生賀

威茂邊防紀實序

聞之昔人自古未有無夷狄之中國顧所防禦何如耳威茂古氐羌地歷代以來叛服靡一其爲蜀患久矣

皇明馭宇諸夷賔服文猷武烈輝映後先迄于今幾二百年疆埸號曰寧謐但自古濯以達松州烏道千里碉寨星列其慕義趨化者曰羌番曰土舍曰長官安撫諸司而阻險恣兇梗于化理者寔繁有類亦或有欵而復遆有頑而乍順有外從而中悖弱附而强窺者總之非族異心防之不可以已也欲慎其防而不知所以防則何異於昧子索途貿貿焉惟指者之上下耳噫其不偵邊鄙事者幾希威茂合松潘安綿有三邊志茂有州志志邊者詳

于功而畧于警志州者侈山川名物而忽夷情夫不明其情何以知備不聞其警何以示懲余懼夫防之疎而患伏於不可測也迺疲精神歷山谷凡可為防計者靡不朝夕詢度已復稽之犀志搜之殘牒質之輿論而揚搉之者彥以折其衷次而輯之綴以臆見之愚作邉防紀實曰紀實不嫌避不以私隱不以愛詳不以微畧是故郡邑之沿革必紀武衛之建置必紀關堡之脩廢必紀土酋之忠逆必紀寨族之善惡必紀徑隘之夷險必紀梓械

之圮飭必紀卒伍之精耗必紀餉饋之盈縮必紀撫剿之得失備禦之功過必紀知無弗紀紀無弗實使按圖考跡酌古揆今由之而鑒戒以昭彰癉以明利害以審綜覈以周穨敝以興舉措以辨脩內攘外之畧胥此而在不越樽俎可以坐制四夷矣防之道不庶幾乎譬之治川非隄以障之靡不潰矣譬之御馬非勒以閑之靡不逸矣防之爲云川之有隄馬之有勒也其可已乎其可已乎因錄之以時檢閱且將以告同事茲邉者

續莆陽文獻序

莆文獻故無錄山齋鄭先生始創爲之上下千餘年間德業文章炳炳垂世嘉靖紀元以後缺而弗錄又四紀矣希齋柯先生始復纂而續之搜校於凋殘淪落之餘章往訓來功在人文不甚宏鉅哉蓋先生自釋褐謁告晦養幾五十年講明性術闡發道腴固以備往哲之懿則所品藻稱述可傳而信章章矣顧先生之自爲敘也猶有不能網羅漏逸發揮幽潛之嘆焉噫是可以知先生之心矣夫

玉之所爲貴者具仁義禮知之德也而瑕不掩瑜君子亦比德於玉故其爲用也玄黄蒼赤均足以薦宗廟禮神祇或爲圭璋爲環珮要皆鎮國之瑞象德之珍而微瑕不棄矣何者粹質之難完而適用之爲寶也嘗閲往誌偏方下邑凡射策之英摽觚之士一以勲名著者類得紀之傳乘托名儁哲之林誠以備一邑之觀廣來學之範也吾莆文物肇自隋唐至有宋爲盛

明興乘勝國之後仁賢尚隱歷聖培植譽髦久之彚

奮于

世宗朝樹烈揚休則尤彬彬而特盛者也茲錄也得在列傳者二十四人已爾其或負才瑰瑋不列於傳者有之毋亦具溫潤縝密之質而棄于瑕者乎將有隱於璞而未及獻與昔魯有璠璵之寶孔子見之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夫璠璵誠美非孔子望之視之幾失其實矣士之蹈常履坦韜光匿姸靡有磽磽之行皦皦之聲與未雕之璞則何異哉茲先生所爲漏逸幽潛

之嘆也論世君子審瑕瑜之義詳遠近之觀則莆之往哲壯圖竑議所以適用當時者尚有溢於茲錄之外者矣聘生也晩仰止前烈弗克有所闡揚惟獨切掩瑜之憂致抱璞之感爾敢以是足先生之意云

少宗伯董幼海居邕集序

世宗皇帝時雲間幼海董公以郎署上書觸迕柄相幾陷叵測賴

先帝明聖謫戍邕管余時承乏郡中又以夙昔附驥

誼得朝夕過從間有篇章往返余既櫝而藏之矣已别去數載爲隆慶丁卯

穆皇嗣服公乃環召又數載晉少宗伯中外風塵迹

馬之比得公全集綈觀不啻拱璧撫粤稍暇漫加詮次摘在邕所著者彚爲十卷與此邦人士共

焉工既殺青余復從而叙曰渢渢哉詩之爲敎乎昔宣尼之論詩也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至於事

父事君尤三致意云後之談藝者舍是奚則焉三百篇而下惟杜少陵超軼諸家匪徒以博極羣書

賅且衆體已也彼其忠君愛國之心裵徊顧戀雖
間關隴蜀至拾橡栗以自存曾不少渝焉今北征
諸篇可按而頌也彼鮑謝沈宋之徒排比聲律流
連綺靡何可勝道哉迺觀公集中雅邕淵醇無幾
微憤懣怨懟意每感時觸景即眷念
君親有子牟魏闕太行白雲之想至於緣情體物贈
送酬答則皆質而不浮典而有要駸駸脫去畦徑
直超上乘矣蓋其仰止杜陵千古一心故意匠所
孚動自合轍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旨蓋庶幾於

不詭於聖人者昔蘇長公以文章氣節雄睨一世
及謫居惠陽深思引咎靡所怨尤惟以雲山詩酒
爲樂後人名其集曰寓惠余亦竊附斯義僭名公
爲居邕集然公遭遇
清時游歷卿貳名位方光光然大較諸文忠再遷嶺
海終老于行又孰爲多哉邕之山川草木藉公琦
詞傑搆以傳公也退食從容慨念疇曩能無意於
邕之人乎公嗜學不倦孜孜好脩其所著又有述
史景獻及諸序記別有梓行茲不具論第論其居

邕者若此云

大司寇皤峰李公督撫疏草序

督撫疏草者刻大司寇皤峰李公制粤時奏議也公行矣自曲江辱委序余得卒讀焉自陳謝外大都國計邉防民情吏治及表章勸勵之典洋乎經世維風之言非徒文也至鉅畧忠猷若討復古田諸疏真忠勤悃若乞歸侍養諸疏則未嘗不撫卷欷歔嘆曰大臣體國慕親若是乎兼至也聖天子任賢之哲體臣之仁亦足仰窺萬一先是廣

西寇患侵軼古田縣治久淪於夷
上惻然念亟圖所安攘策迺肇設撫臣俾專征伐已
復以蒼梧制府二廣兵餉所需計非得忠誠博大
之臣共圖之將御頡誰與成功
詔下銓司其慎擇往廷議僉謂非公不可無何命果
下蓋自留樞出總兵柄誠重之也公聞命以庚午
五月踰嶺而梧威稜遐厲庶幾邊鄙不聳矣于時
余偕諸大夫暨督帥而下以次詣制府請謁公從
容諮畫首惓惓復侵疆清大憝紓

九重南顧憂於凢命將之畧興師之備料敵制勝之
機靡不曲中窾要而虗懷曠度周詢猶若弗及所
謂開誠布公賢愚僉匹其身者惟公有焉會是歲
諸司例當入覲余時以藩臣長具牘告行公不許
且草疏以戎事留余復前請曰脩覲臣職也況有
毋在將迎以歸公愴然曰君言及此是益吾愧吾
母長若毋且幾年矣吾欲歸侍之日久矣簡命方
新渠兇未殄義未敢言去耳言已愀若不可禁噫
公之心可知矣時冬十月大兵正集諸將如公令

進討古田征戈所揮望風披靡俘斬凡萬餘人其
諸蟻伏懸崖號呼乞活者不可勝算即爲書報前
撫臣曰百年疆宇賴
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一旦唾手收復藉以紓
宵旰之勤矣何事窮征即日罷諸路兵獻捷狀
上聞大說賜鏹幣甚厚晉公右都御史兼兵侍總督
如故復具善後諸議以上凡所摹畫鑿鑿銷萌保
泰至計八寨懷遠諸猺相繼輸欵循東南諸道以
俘馘報無虛日而數澤嘯聚轉喙息解散殆盡兩

粵遂稱太平無事云公既鞠躬殫慮綏靖嶺徼思
太淑人愈篤脉脉有不能奮翼之懷矣前後乞歸
連四疏其最後曰母年益高臣身益病抱病日深
思母日甚至誠懇也疏皆不報
上念公忠勤復晉大司寇而公請益力於是始得侍
養歸非公遭際
聖明制府未必用公功未必速成功成矣未必陞上
卿奉親歸故里
上不疑而衆不嫉世之人所咨嗟羨慕而不可一得

者公如取諸寄本之精誠字格非偶然也誠難哉

難哉余方羈遊疆將毋無從覘公既歸怡怡愉愉

朝夕太淑人側備孝養之懽頌

主恩祝

聖壽全節完名謂忠孝之極致臣子之兼帶非與昔

孟氏書七篇首言仁義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是道

也公殆兼之矣百世而下讀公之疏雖與出師陳

情諸表爭光可也余故表公之大如此他不具述

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佞聘褱𢇁恍於先生素矣慚不佞僕遫叨塵仕籍代賈留樞竊願私淑而未逮廼先生孫及祖裒梓先生集而屬之敘若謂不佞知先生者不佞得卒業㦄然神嚮藉手先生集執鞭先生生平幸也顧學士大夫敘先生集者葉纚纚具矣先生當

憲廟朝毅然糾權璫妖僧於廷明之罪聲震雷電而摶魍魎是韓昌黎佛骨之表也國史將大書特書之然而以國事皦皦自鳴非先生志也而侈竹帛

者復豔譚先生伐先生塡江右則藩濠杜請浛川
蜀則藍鄢投戈是汲長孺之寢淮南趙清獻之撫
西蜀也两國人固百世尸祝之而先生則非倖勳
伐爲聲者若術先生文則是編具在也䟽牘先忠
懇而後藻飾辭章崇神理而薄倣詭是又陸敬輿
之奏議歐陽永叔之文章而集其成者操觚士類
能誦之不佞怳無敢謂知先生請明先生所以兼
茲三不朽者夫人一心耳是曰靈府一以紛華寵
利滓其中萬動窒矣先生善白沙陳先生探致虛

主靜之學雅性恬澹不以物累滑心方起家爲郎
建言逮獄時胃中已無死生何論利祿已而藩臬
辭者再塡撫辭者十一卿列辭者十三最後典邦
禁僑居省闥無少牽位意其難進易退類如此是
豈紛華寵利得滓其靈府哉靜虛之學蓋湛乎其
澄淵乎其邃矣以故𣑱爲勁節𨚗爲駿猷蔚爲文
詞一本之涵養學問中來者蓋昔諸葛武侯際主
也於漢家勳詎不焯爍而托孤之節出師之表騰
諸誦說至今揆厥所原則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寔

本之倘以先生質武侯非耶嗚呼先生之節之勳之文昭昭垂不朽矣而睹先生之不朽亦必有明先生之學者環寓內而遙矚以百禩聞先生風猶然興起焀也辱生恭梓之邦者乎不揣援是敘先生集云

西南紀事序

西南紀事者紀撫粵時事而作也粵西界在南服山川紆鬱夷貅錯居鴟張豨突禍元元而壓宵旰由來遠矣余自丁巳以司徒尚書郎出守朗寧

習聞其槩惻然懷焚溺憂已復由藩臬晉塡撫前
後幾二紀于兹蓋最久而所以與籌畫者亦最苦
且繁而竊有感於兵興之難焉夫古田府江懷遠
問罪之師毋論已即洛容諸役皆不得已應之勛
勦數歲幸覩一時之安而西南之物力且詘矣假
令新寧不州忠州羅陽二土酋不以計取則左江
列郡釀成大釁是又異時之思田也紛紛苦兵寧
有已耶噫嗟兵易言哉不戢自焚余兹益信之矣
乙亥秋余叨

賜環懼夫此而弗紀後之事茲土者無由以知其成之難而保之不易也迺延次其畧曰西南紀事各綴膚論於末六都根極禍源峻防杜釁庶幾不至重兵以疲民馬爾顧荒陋弗文置不復葺者久之茲

奉

召命復撫是疆道出蒼梧督學袁君適以使事至袁舊左州守也稔諸酋夷狀甚悉藩參胡君陳君先後來會均有槩於中者偶譚及余檢諸笥中出所紀草示之三君作而嘆曰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不

有茲紀烏由傳乎蒼梧陸守遂請于三君謀壽諸梓梓成余聞之㵒述其意如此同志君子其諒余不獲已之心非敢曰侈示云也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十九終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長蘆運使定軒彭公墓誌銘

定軒彭公既卒而葬垂四十年矣隆慶辛未令子

文貭以司徒尚書屬出守桂林明年壬申二月詒
余請曰先大夫見背孤兄弟方在弱齡葬久未銘
孤竊痛焉願誌一言以詔來嗣言已愴然泣下余
亦爲動容太守余妹婿也余視公爲先輩盖自韶
齔時服聞彭氏世德久矣安敢以不文辭閱狀則
今銀臺晴川李先生作也有道之言其可信傳無
疑矣桉狀彭之先自浙徙莆景炎之變散居涵口
白埕漳江諸地横塘則漳江流派也在宋有祭酒
特魁學士孝子蔚然聲稱至我

明成化弘治間宫保恵安公特起而昌大之嗣是簪
纓科第代不乏人爲莆閥閱云公諱大治字宜定
曾大父時銳大父邦彦誥封奉政大夫父甫號忍
菴廣西按察司僉事奉勑提督學校進四品服母
陳繼母許俱誥封宜人公天性孝自爲兒時每食
不離親側陳宜人卒公哀毀至輟飲食及事許宜
人尤謹稍長侍學憲公任適廣西鄉試士學憲公
以程策五道試公公援筆成之見者莫不驚嘆巡
按御史閲之批曰博洽類張華經濟似蘇軾其見

器重如此弘治辛酉以儒士薦于鄉試南宫不第
卒業太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户部陜西司
主事歷陞本部郎中會
武皇帝南廵倖臣江彬扈從勢甚薰爍公卿而下咸
曲意奉之司徒視其屬莫可任會計事公毅然當
之百需取給靡不從容規濟而賴以節縮甚多諸
侍衛亦憚公廉威無敢有干紀者
上命王侍郎憲書
皇帝欽奬四字旌公能人爲公榮之無何擢楊州太

守楊當水陸之衝冠蓋之會倪眉承睫吏習爲常
公至郡厲志冰蘗凡所注措務在恵民恥爲世俗
婾阿態諸津要有所干謁公一切謝絶御史以行
部至公自重未嘗一屈膝下之竟坐耿介不容調
四川敘州府時㸚蠻大叛諸郡騷然撫按檄公招
輯之公擇材官可任者示之意令往宣以文告諭
以逆順賊故聞公名皆驚呼羅拜解散而去民以
無擾公之功也居數月聞學憲公訃慟哭幾絶旦
日解綬奔歸百姓遮泣爭脫公履祀之比歸居喪

三年居處言動一於禮足跡不入城府羣族之子弟教之諄諄於孝弟忠信之義子弟多所成立平居不妄交遊惟與鄉人劉孝子閔雅善所著有孝經註解家禮補遺皆二公共成之若學庸直指五卷則公所自著者也起復改知韶州清操愈勵撫巡交章薦稱曰孝友懋著於八閩循良獨冠於兩廣蓋實錄也公以許宜人不就養故日以爲憂積成瘵累求歸養不可得病日益劇庚寅春擢長蘆運使甫聞命而公卒矣時年五十有五也終公

之身無一守一疇以貽孫子古所稱清白吏非與

噫嗟以公之行履皭皭炳著如此乃位竟止此豈

造物者有所豐故有所嗇耶彭以志節世其家忍

菴公風誼峻凝比之歲寒松栢官學憲十餘年人

以公輔望之飄然引去不爲逆璫所援公自釋褐

時有詔選進士充臺省公才望在選中以一謁當

路爲恥卒不與此豈顯晦利鈍所可少動其中哉

布齋柯先生續莆陽文獻公父子首在列傳可以

垂不朽矣今太守砥節勵行無媿祖父風所以永

家聲宏先志者尤未艾也造物者之意將不在是
乎公生於成化丙申二月初二日卒于嘉靖庚寅
三月二十三日娶朱氏雷州府教諭藩女贈安人
加贈淑人先公卒端莊淑慎克相于公繼娶林氏
寧德縣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璁公子治中杲女封
宜人加贈淑人恭儉慈和有賢德焉側室二一宋
氏贈安人一曾氏子男四文陽文興俱林出文陂
曾出文質宋出文陽娶嚴州府學訓導王子桂女
文興郡庠生娶庠生俞應登女文陂娶大理府經

歷林繼武女文質即太守也舉嘉靖癸卯鄉試登
巳未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揭陽知縣歷戶部主事
郎中轉今官娶余叔戶部主事清公女贈安人繼
娶顧氏封安人女四長朱出適兵部郎中徐公元
稔男庠生某次林出適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林
公文俊長男高州府通判宗翰三適南京國子監
錄朱某長男紹箕四許適大理寺丞李公廷梧次
男某俱宋出孫男十一憲章憲祖憲召憲范憲默
憲璧憲時憲敏憲教憲中憲安憲中余婿太守之

七子也孫女十曾孫一汝勵公墓在本里祇園之
原附忍菴公墓爲五窆公居中左朱淑人右林淑
人左之左宋安人右之右曾氏壽藏銘曰猗彭之
族昉自漳江源深流迺奕世其昌粤若惠安清朝
梁棟學憲嗣之棲桐祥鳳惟公克肖學博守約通
籍金閨益謹矩矱司徒會計
帝曰汝賢郡章載綰牧愛彌虔宅恤壺南惟孝是友
讀禮著書外此何有韶陽再徙雲屺傷神繼以泣
血不有其身嗚呼美患弗彰文獻稱始盛患弗傳

子孫接趾若公者可謂不死

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石溪陳公墓誌銘

萬曆七年福建守臣奉

上命爲故朝列大夫南京刑部郎中石溪陳公起塚于莆城南鳳凰山麓越某月日公冢子宮諭肅菴君奉公暨孺封宜人柩以窆先期以憲使壺陽鄭君狀來徵銘余嘗從石溪公偕計後稔其出處大致安敢以不文辭公諱言字宜昌其先盖出頴

川入莆自唐清遠令公樞始其家城左陳宅自宋尚書公仁璧僕射公靖遜第爲郡著姓明興六世祖觀官參政遇知

高皇帝未大用卒五世祖熊鄉進士祖南峰公考愧峰宣並抱潛德以高年拜爵愧峰行誼具郡志隱逸傳中妣黃孺人前塘人公幼穎敏弱冠即有聲黌序顧困棘闈且二十年然識者知其必大售嘉靖丙午舉鄉薦第八丁未舉會試第四登進士第肆政禮部拜泰和縣知縣改湖州教授稍遷國子

博士權儀制主事傳李都尉㘴建安李太宰鄉故
左遷郴州同知量移泰州知州遷南京刑部員外
郎中謝事歸時嘉靖辛酉也
穆皇即位詔復公官致仕
今上覃恩復進朝列大夫方公之肄政也宗伯泰和
歐陽文莊公深器之請銓司以爲其邑令泰和故
難治公至持法裕民罷一切諸煩苛政乃竟以朴
直不媚上乞閒秩去泰和人思之弗置也文莊公
亦曰陳公亡負吾邑吾邑負陳君哉郴泰政如泰

和乃郴當採木會泰忠島夷羽書旁午而公精勤拮据不以遷客自命其教湖州執師道甚謹湖士肅然憚之官轍所至所鑒識多奇士顯聞仕路中允陳公思育司諫韓公紹僉憲李公樂其最著者郴人文久鬱公一陶鑄遂比比挂賢書性喜恬淡李太宰方持衡名士輻輳其門獨嘉公不數謁、肅皇帝之爲都尉置傳也太宰郤樞近囑以公名上事執公於此而卒以太宰故謫郴留曹解組亦坐泰州時不曲承當路恐遭讒擯遂謝病去其偃蹇

不偶類如此然公歸甫三年而宮諭舉鄉薦第十
連魁南宮魏科濟美翰苑蜚聲啓沃經筵眷遇特
渥此足睹天道已昔人有言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理固然乎公性孝友自爲諸生授經四方所得脩
脯悉以贍俯仰費撫弟妹迄于成立家居葺墳廟
廣祀田修家乘皆其大者少時里中嘗有侮公者
旣貴其人以他事抵罪使者廉其侮公狀欲并坐
之公謝亡有所謂犯而不校者非與所著有石溪
藁及儷語若干卷公之疾也宮諭聞之亟請歸省

上賜乘傳以行中途聞訃哭絕乃蘇復上書請卹典
上皆可之令甲京朝官三品以上得請葬祭
上以宮諭講幄功特賜公且併祭朱宜人誠異數云
朱宜人琳井人故古田尉受敷女先十年卒閫行
具司成許公國誌中公生正德丁卯卒之歲爲萬
曆丁丑享年蓋七十一子二長郎宮諭經邦宜人
出娶林氏副郎應驄孫女封孺人次經學側室何
氏出聘蕭氏副郎奇勳女女五長適黃僉憲華孫
庠生必輔次適吳副郎元玉子庠生臬皆宜人出

次適余僉憲一鵬子庠生澄次許李縣尹日新子
治次許方給諫萬有子應僖皆何出孫男一翰佐
庠生孫女二長適林方伯煐章子陞次即許鄭憲
使茂之子淞也皆宮諭出墓坐　向　為窆二公
居右其左劵宜人銘曰兩都騰騫七袠歸全矧有
文也足傳盱盱抑抑蓄豐用嗇而有子兮華國鳳
麓新阡立馬盤旋曰有命自天孔安者域偕藏者
德駿發來哲永焜燿于無極

明故中順大夫程番府知府進階大中大夫林

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夏四月某甲子前貴州程番府知府進階大中大夫林公卒于家享年百有四歲公子少司徒公以狀來徵銘其墓不佞愧謭焉無能爲役顧往宦游粵西猥辱司徒公推轂誼至厚其何敢辭按狀大中公諱春澤字德敷別號旂峰當百歲時有司爲樹棹楔署曰人瑞人咸稱爲人瑞翁云始祖文蔚仕五代周爲奉節令有聲義不仕宋隱于閩石井冠英坊睨得址𡡉之勝因家焉文蔚生

寶承先志累辟不就至仕衛始仕宋爲經畧使歷

宋元迄于

明興代有聞人高祖少尹植曾祖壽祖世亨咸以耆德重於鄉贈承德郎戶部主事養德公則公父也母陳以成化庚子冬生公秀發異凡兒甫七歲世父司教公以畫扇令公屬對公應聲對甚奇識者知爲允宗器弱冠以執禮補候官弟子員督學使者每試輒寘高等正德庚午舉于鄉以卜兆葬母不就南宮試甲戌舉進士聞養德公喪奔歸哀毀

幾不勝服闋授戶部主事遷署員外郎司榷臨清寬征疏滯商旅便之屬武廟南巡邊帥江彬扈從張甚公持正不阿彬爲氣奪已監督京通昌平倉清積貯之耗爲正儲出席板之羨爲公費與提督宦者相持具疏論之無所詘滿三載贈養德公如其官母陳氏繼母楊氏皆爲安人督運北河河流阻塞與司空郎協力疏濬是歲漕得畢達嘉靖改元召用耆舊戶部尚書孫公侍郎金公咸重公才章奏悉令屬草且薦于太宰度次用之竟以楊安

人丧歸起除浙江司郎中以盜閧入司藏謫江西
寧州同知怡然就道至則葺學宫新宋周元公祠
羣諸生講業于祠内亡何量移判吉州督賦寛平
政聲籍甚暇從羅太宰譚程朱之學一時名士如
尹宗伯諸公皆出門下尋遷肇慶府同知會島寇
掠高州當事者檄公往攝篆公習知徭兵之害悉
罷遣之而代以土著部署方畧寇次第就擒城堞
樓櫓繕築堅完民賴按堵比得代還父老遮留不
可得相與勒石紀績且俎豆尸祝之以迄于今已

擢南京刑部郎中曹務簡師事高陵呂先生得聞心性之奥時朝議邊方急賢守令遂擢公守程番公不夷鄙其民均租稅正冠服建郡東石橋以通病涉者改卜學宮月朔進諸生辯析經術擇耆德文學之士分布夷寨爲童子師於是夷人始知漢威儀駸駸嚮學乃令賓興不乏則文翁之化也卧龍金石二司暨通州寨屢年失地督府檄公與安宣慰李指揮協謀平復兵不血刃而反側自安功未上會大計吏爲忌者所中公以候調歸築錦溪

草堂日從父老故人引滿賦詩蓋自是無復用世之志矣公天性孝友痛養德公毋陳安人不逮祿養忌日必縞素涕泣而祭終其身以爲常撫諸弟備友于之愛婚娶皆取諸橐中里中貧者待而舉火喪者待而衾斂蒸嘗有田土穀有祠合族有譜大誼章章不可更僕數也早歲喜稱詩與鄭郎中繼之方僉事豪何舍人景明相倡和晚乃喜讀易超然默契以故神日王而筋力不衰年踰期頤杖履登涉矯健如少年端坐而逝人謂公委蛻云先

是冬有星隕於所居樓烏皆驚屋後巨石泐焉而公竟即世吁嗟異哉公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三長應亮即少司徒公娶鄭氏誥封淑人適出次應憲娶王氏應起娶胡氏俱邑諸生庶出女五孫男九長如楚廣東提學副使次如粵如虔俱諸生如安如泰如周如召如賓孫女六曾孫男五昌世邑諸生昌禧昌兆昌旭昌運曾孫女二玄孫男二所著有禮記筌蹄十四卷今讀禮者多宗之家訓十六篇人瑞詩集十二卷盖公生熙洽之世所漸

於風教者深即壯歲懸車德施未究而以其惇龎博大之氣發爲文章衍爲子孫引爲壽考自有閩以來指難再屈也儻所謂得全全昌者乎司徒公以其年月日葬公于錦溪山之陽坐亥向巳銘曰

旂山巘秀有開必先我公崛起藻雅翩翩迴翔皇路高卧林泉爲邦循吏爲世謫僊介爾眉壽羅厚百年宜爾子孫濟美象賢玄宮載啓丹旐言旋奕世昌阜錦溪之阡

明故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紫崖楊公墓

誌銘

吾鄉紫崖楊公僉憲蜀臬淵歸卒于家嘗嘉靖乙卯歲春正元日也越若干年冢子諸生名奉葬國清里赤岑山之原今又若干年所矣子諸生名介而徵銘余方勛勸留樞謝不敏復哀請曰先大夫墓木拱矣有嫩湮鬱懍懍未子所爲逝者不朽惟司馬一言是馮余辱僉憲肺附誼不敢辭按狀僉憲楊姓諱旹字同卿別號紫崖居莆陽城蓋自唐防禦使盈公七世孫宣義始王父諱瓚起家進士

官考功員外郎出叅河南政以廉介載郡誌王大
父叅贈吏部員外以叅政恩父褒贈户部主事則
僉憲也主事三子僉憲其季幼警悟多竒試諸生
聲籍甚失怙事毋翁最愉孝悼厲末離久之念所
以尉毋者乃去而就學章司理家于建城因及徐
存齋先生門徐先生昔以内翰出理劍浦與語大
器之敎以從其偏則文不著象其成則德益昌之
旨繇是學益本原嘉靖丁酉舉于鄉戊戌成進士
需次刑曹侍毋翁制歸起拜户部主事甲辰監稅

江南夙蠹大剗旋病假調補奏最父褒得贈如其
官毋翁贈安人尋遷本部員外郎戊申擢四川屯
鹽僉事適有苗夷之警三省震動撫巡交章薦于
朝且檄監兵討之僉憲率所部大殲黠黨諸苗讋
服功聞賚鏹金綵幣殊渥廼僉憲瘁戎行報滿間
假道省封塋得正寢距生正德丁卯閏正月十三
日未時享年四十有九識者深以未及大用爲憾
云僉憲雅性惇默即不務樹赫赫聲而監稅平爽
諸績要非矜燿炫飾者之爲烈而剴㔂贍兄嫂猶

背撫孤姪內行固自卓卓者著有玉海衍義四書
葩經口義行世配林氏封安人相僉憲有孝儉風
合葬赤岑山子男一郎名娶陳叅議倖孫女女一
適庠生林一崗孫男五某某仙邑庠生娶林重恩女
繼某氏餘尚幼余既誌而系之銘銘曰性塞以淵
才博且碩游飃版曹蠹刻實核蒹廠夷笛寵蕃帝
錫經術鈎徹孝友善則年裔留豐赤岑儷壁鬱鬱
千秋繄孫子之積

傳

正學一菴吳公傳

吳公諱紳字克服別號一菴其先出唐莆田知錄公良世居孝義里至中憲大夫臨淵公始遷城中中憲公諱希由起家弘治巳未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公其仲子也少聰穎不羣八歲問中憲公日何能明中憲公曰天之陽精也曰人亦有陽精乎中憲公奇之弱冠授以胡敬齋居業錄曰此道學正脉也小子識之公遂奉以終身嘉靖丁酉舉于鄉屢上春官至丁未乃謁選天曹領江西德

興教諭至則築君子臺讀書其中日與諸弟子横
經講藝示以心性之學有四書講義行于時間構
篆安仁首葺胡敬齋先生祠又入金谿訪陸象山
故居徘徊久之宫諭羅文恭公之先大夫與中憲
公有世好聞德興之教喜爲同志賦詩贈之載在
念菴集中嘗校文浙省所識拔皆名士蒞五載遷
桐廬令桐廬當婺歙之間爲浙中孔道使舟往返
鱗次晨興占署未畢即摳衣造謁大者磬折次亦
浮湛謬爲恭乃公一裁以禮終未嘗飾厨傳以媚

過客異時徵賦太早民苦於穀賤率數鍾易一金
公乃寬其期禁貴人毋乘時射利以病農邑故有
鹽商截引錢歲不下五百金公悉卻之曰焉有縣
官而受賈豎金者俗素多訟公爲立鄉約時時䎁
騶從詣會所教以孝弟忠信之義訟遁漸息立社
倉諭富室出穀以實之歲斂散一如文公浙東故
事境内淫祠盡撤毀至建尊經閣創安樂書院修
嚴子陵祠墓則汲汲惟恐後其崇正闢邪類此先
是倭寇浙東公矍然曰旄頭垂象東南之禍始矣

桑土之謀奚可緩乃葺演武場扁曰思豫汰在官虗冒者以其直募丁壯得六百人朝夕訓練如法明年甲寅倭果從富陽入公即率所部卒拒之于境上斬其酋從數人賊退入始服公先見越明年乙卯倭數千薄杭城北新關盡燬居民廬舍軍門李公檄諸縣兵入援公獨首應召爲舟師陣勝衆寺外軍門深慰勞之越明年丙辰倭陷仙居公率前兵與他部相犄角因得參謀議雖冒暑雨度巖菁不辭捷聞優賞人言公孱然一儒生不謂其乃

知兵若此尋擢常州府通判時視師大臣藉柄相寵齮齕諸當事者勢暴甚公喟然嘆曰是尚可以仕乎遂投牒歸郡中吏民無有知者後督府檄郡中强起公公竟不應此公平生建樹之大都也然公視之以爲此土苴耳於吾身心奚益蓋公自爲舉子時諷考亭闕里已毅然有任重之意作天游歌以見志雖在仕宦兵旅中猶進修不輟至是則益杜門謝客獨坐凝虛樓以講明性學爲己任初爲會于南山僧舍人或姍笑之公曰此君家本業

也吾特爲君經理脩復爾君何疑焉又入黄石與
友人朱應春陳桂芳訪林艾軒公遺蹟爲會於紅
泉東井問門人張試等從之者若干人及倭陷吾
郡公避地榕城則爲榕城會門人郭復等從之者
若干人又之金陵則爲冶城會都人士暨莆士流
寓于彼者從之又若干人皆有語錄鋟傳乙丑還
莆時倭患甫平居荆榛瓦礫中公怡然朝夕講誦
如初乃闢鳳山草堂旁郡聞之來執經者又若干
人督學蔡公行部檄郡中以禮幣延公與司寇林

端簡公主政柯布齋公共主四庠諸生會遜避至再而後就於是復會于鳳山寺有鳳山初言及鳳山答問既而伯子曰强爲博羅令公就養邸中因登羅浮山與憲副李君渭廣中薦紳龎君嵩周君坦楊君起元等剖析玄微聽者悚然恨識公晚無何觸暑東歸抵家不數日卒年六十有三門人會弔者數百人私諡爲正學先生亦可謂守師說而不變者矣公平生論學甚多大要以主靜爲本其言曰古人小學約之入靜後人自少放逸非靜坐

何由見性即見性非主靜何由凝𠩄此聖學成始
成終事不知者以爲禪誤矣又曰欲存西銘仁體
當守東銘戲言戲動之戒又曰學者須養孝弟之
心若家庭乖戾而曰我能忠君信友者吾不信也
嘗語日强曰此物無内外無人已無古今本自充
足吾將焉求哉又嘗謂羲文周孔一心彖爻卦象
一理末學岐而二之猥曰四聖之易不同何耶乃
築玩易窩默識沉思叅伍衆說而一折衷於聖書
成命之曰易通蓋自謂晚年定論云公天性孝友

痛母張孺人蚤背遇祭奠必號哭盡哀事陳宜人孝養備至伯兄舉人綾早世中憲公擇族人嗣綾割其產半與之公無少恡著家訓增祭田修大宗祠及先世墳墓葬族中貧者二十餘喪乃所居則僅蔽風雨敦本厚倫人以為難所著有一菴集及志學錄朱子要語太極圖止至善慎獨諸說並前諸講義語錄易通卒之明年門人相率請于郡守江夏陸公及邑令永嘉葉公建祠于鳳凰山麓祀之子二人長即日強能紹明家學為博羅令有治

績令擢建昌府同知次日章邑庠生諸孫濟濟克昌厥後矣論曰莆自林文節公與考亭上下議論揭正學而張之鵠其流風至今不沬世儒眇論溢發視性命若芻狗高者又盛自推引言出而悖躬行之謂何吳公孳孳好古振起于波流之中觀其論議淵泓質行純備蓋卓然慥慥君子也語曰斯焉取斯豈其然乎

事述

先太淑人事述

吾先母卓姓水南誥封常州府知府卓叔輿公孫
女父庠士文泮公母澄塘方氏先母幼禀聰慧能
通小學論語諸女書年十五父母相繼沒哀毁痛
哭每至幾絶叔父文溥公叔母林氏撫而嫁之及
歸先大夫凝波府君恪執婦道事祖封主事屯翁
公祖母封安人吴甚謹視前母黄所出子二應科
應徵女一如已出女當適人悉出已衣飾與之先
大夫以乙榜授靈山學諭繼任直隷太平府學敎
授母皆之官先大夫師範甚肅羣諸生於學舍日

講課之寒暑不輟毋日供茶數四其不能自膳者
餉之率以爲常先大夫在太平最久所成就士最
多如侍郎端公廷赦右都御史倪公嵩御史楊公
東叅政許公璔副使邢公址楊公金華皆相繼登
甲第故頌先大夫之教者咸曰吾師毋內助之功
不敢忘也時祖屯翁暨吳安人齊壽八旬先大夫
繪瞻雲圖徵諸名公詩文爲壽毋手製衣袍獻之
先大夫以九載考最遷廣西太平府通判値思田
兵與抵郡未旬日制府檄督兵餉日夜委輸勤勞

百至以疽發劇乃舁歸郡署臨終執母手囑曰吾不孝貽父母憂汝歸善事之兒雖幼異日必成吾志汝善撫之母以吾故傷生令吾兒失所恃也時孤方七歲母年甫三十哀毀仆地水漿不入口數日家人泣告曰母獨不念主君之言乎母乃强起扶櫬還鄉遇水陸艱險柩常重遲不進母携孤哭曰我不死爲撫而孤矣柩乃輕舉而進蓋冥中欲堅母無死意也夜間撫柩哀哭達旦不休路人聞之莫不酸鼻抵里之日雙白凄然母曲意承事間

脫簪珥爲供具務得其歡心迺已所遺產三分均給二伯兄及孤先叔父主事公議內抽百斛爲毋伏臘之需毋輒止之而自甘於澹約未幾屯翁暨吳安人先後棄世毋哀慟不勝喪葬一從於厚家用寖耗時勤績絍以給匱乏無怨尤心而督孤就學益力雖在童孺束脯倍凡兒每夜歸必稽日所頌書生熟作字楷拙倣書之類多出手裁他如祝文儀節亦口授筆記之閒與凡兒嬉遊必撻之不少貸稍長延師供友力負營辦務求劘切以底於

成家政無巨細悉毋綜之以故孤得專志課業已
補郡弟子員領鄉薦第進士何者非毋訓也孤既
拜司徒郎迎毋就養京官祿入素薄毋率以節約
布裙蔬食無異居家時至用敝鉢貯火以禦冬月
其儉約類此秩滿贈父承德郎戶部主事毋封太
安人又二年孤出守南寧南寧於太平爲隣壤毋
諭之曰爾父以死勤事名宦血食兹郡爾可不自
砥礪以無玷先聲耶躬率儉勤室無交謫至敦義
周急皇皇如弗及親族多賴以舉火者秩滿贈父

中憲大夫南寧府知府母封太恭人逾年轉四川
按察司副使備兵威茂蓋壤接吐番極邊之地也
孤以母故不欲行母讓之曰爲官者人擇地圖安
邊境將誰賴即促裝就道雖歷偏橋飛石之險瞿
塘灧澦之危意未嘗不爲快也又二年擢廣東參
政會重城工興旋有二源之後撫巡皆檄孤監督
孤奔走憂勞日不暇給次增城忽得危疾母晨昏
叩首籲天賴以無恙孤得子晚兵事方殷適二子
患疹重母護持七八晝夜至少間始令孤聞之孤

得始終戎事無内顧憂隆慶登
極以次當入賀將行白於母曰兒叅政且三年矣賀
竣報政例得推恩祖父母及父母母蹙然曰我誓
志撫孤倘世被恩光異日可以見爾祖父於地下
矣顧二兄之母猶而母也尚仍民婦之稱不惟爾
兄弟之心不安我之心尤不自安爾其圖之已而
奏滿祖父俱贈中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祖母
吳贈淑人母卓封太淑人前妻余繼妻楊俱例得
封贈孤且具疏上請遂得移贈前母黃爲淑人[illegible]

之喜曰是吾志也隨之任廣西按察使聞獄中鈴
析聲嘆曰人命至重得無有枉者乎知有所平反
則色喜聞鞭笞則惻然見于容蓋其性然也爲布
政時公署後地忽陷數尺母怪問曰變安從生汝
可不痛自加省孤爲詞告于城隍有一毫利巳瘠
民甘受神殛母貽民殃之語母始怡然謂庶幾無
得罪於神人矣及孤奉命爲巡撫孤責愈重母憂
慮愈深凡處民夷馭官兵一勸以寛大爲尚會古
田府江懷遠洛容諸蠻弗靖連歲用兵母時時誡

之日兵興既非得已但得渠惡以伸天誅足矣毋容妄殺傷天和我且臥不帖席矣孤日益惴惴用安毋心有司故事五日一供柴燭果核之屬毋命去其大半飭諸家人曰皆民膏脂也雖一燭一果無有敢妄費者萬曆改元覃

恩祖父俱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吳加贈淑人母卓加封太淑人甲戌九月爲母八十誕晨粵中同事諸縉紳率操文幣庭賀母怫然久之曰我一女流至枉重諸貴人我心不寧甚矣

況我之憂有不可解者乎果桃茹麪之類皆傷名

檢定毋入官下物孤以毋意悉辭謝諸餽居粤歲

多時有故園之想然惟恐孤以此故懈視事心則

又時時勉以大義勿令作兒女子態孤嘗两上章

乞侍養疏發越月毋偶知之愠曰我尚無恙不一

心報國欲促我亡耶至減常食之半及聞疏不果

上意乃少釋孤又值

覃恩私痛毋孀節時年與令甲合今業踰八耋因

例改封誥擬併陳毋大節撫育兒孤苦狀毋輙泣不

食哽咽曰嗟乎悲夫此吾不幸也兒不幸也兒忠
爲臣分吾節爲婦分臣不忠將爲不忠乎婦節
亦猶是矣況而父歿而血食于茲正吾兒風木慟
心之地吾即孱婦人時爲兒不忍殉而殉而父忍
令以而父殉名耶父爲忠兒爲孝吾爲節等分耳
是在各自盡兒疏必上吾不食從而父地下矣孤
懼欲泣不敢復啓喙其引分失節以大義責孤又
類此乙亥秋闈報
召入母喜動顏色孤將謂得遂首丘之願幸也毋遊

知孤意一還里門無獨往赴官理及就道毋輙謂

曰

天子召汝還朝汝可不赴

闕謝恩而動爲家鄉念豈遽料我有他故耶徒使我敝精神勞往返耳家人亦力請過家之使毋乃大怒曰汝主聽自還鄉毋逼我為也孤重違毋意不獲已由信州而北擬詣

闕之後陳情乞歸不且請圖從南曹便菽水亦毋意也不謂至楊州毋卒感疾猶自謂無慮强令前發

二月廿一日至淮安覺稍瘥問曰何至今未解舟
我已夢至張家灣必欲我南歸不三日死矣詎病
寖以劇遽以念六日身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孤
不孝之罪即殞首裂心不足贖矣尚何忍言哉孤
扶櫬泣血歸次武林廼瀝籲疏請曰臣毋卓孀居五
十餘年臣煢煢孤幼賴毋鞠育訓誨迄于今日比
照
典例品級覃功應得祭葬又臣父淵通判遼郡歿身
勤事並祭合葬亦與例合疏上荷蒙

天恩特允須給太淑人卹典先大人均霑隆渥蓋爲
異數孤不勝哀痛感泣欲紀
主恩覯德而無由也兄應科耄矣命孤述毋行實懇
祈名作勒石以垂永久惟執事先生垂察焉毋生
於弘治乙卯九月二十四日午時卒於萬曆丙子
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二子三長應科
七品散官娶黃氏次應徵靖藩典儀正先卒娶知
府張公洽孫女皆前毋黃淑人出次即孤應聘戶
部右侍郎毋出進士都事佘公康孫女封安人累

贈淑人繼長史楊公日宗孫女封淑人女二長適陳知州憲黃出次適同知黃公仕達子一夔母出孫男七文光娶余公康曾孫女文寵娶御史林公誠曾孫女文衡郡庠生娶葉氏文采郡庠生娶宋氏良翰聘南京工部尚書康公大和女良棟聘祭政鄭公茂女俱官生文明聘御史史公梧孫女曾孫八玄孫七墓在壺公之大龍山坐辛向乙凡六窆左之中已葬先都憲凝波府君左之左葬黃淑人左之又左今葬毋太淑人右之中右之右右之

又右葬先叔父戸部主事南窓府君暨先叔母封安人吳氏側室林氏祔云

碑

重脩遊浪海隄碑

隄海而田利最鉅然善崩害亦鉅興廢在人君子於是考政焉遊浪海隄袤千有餘丈始築於郡守黃公一道再築於郡守易公道談暨泉郡貳守譚公維鼎時夷難孔棘費水衡錢三千緡乃邑人侍御林君潤所請者其詳載郡志中迺今又就圮不

俊某家距隄不數里稔聞厥狀亦嘗竊抱杞憂會御史中丞麗公尚鵬自南海起撫吾閩銳志求瘼而郡守陸公通霄甫下車即問民疾苦不使閒以其事告于公公惻然亟欲爲民造命既而耆民程思美等控于撫臺臺下之郡陸公遂偕節推馬公伯瞻躬往相度之議所以治隄法甚備命主簿韓槐覈其數隄之圮者一百四十六丈有奇費當以千計而官藏董羨郵金四百則議令隄田二萬畝各輸金有差積微成鉅可得金六百以足前數民

無不踴躍爭先者乃削牘條上龎公與按院侍御
商公爲正大䟦之今撫臺中丞劉公思問繼至復
申飭有加而大參王公元敬李公臺憲副喬公懋
敬姚公體信咸以職事報可廼檄别駕許公培之
董其事許公乃朝夕廬隄上携粮糒自隨不以供
億煩民布樁疊石縱横間竪修其圯者如前數又
並葺其稍圯者通為丈四百二十有奇隄之外故
有磯四今則起其陷者爲之增庳繕薄而復創築
其一隄之崇故爲尺者六今益其二而實土于内

上下加高廣匠石徒庸皆官給之直踐更而作無敢有隨孏者費于昔而功則倍之經始於仲夏落成於孟秋蓋為今

皇帝戊寅之歲云是役也兩臺主于上而罷公寔肇其端藩臬諸大夫贊于中而王喬二公以分土又屢省焉乃若宣勞于下則陸公總厥成馬公經厥始許公虔厥終而郡丞朱公繼文邑侯葉公承遇亦先後協佐與簿之胼胝皆足多云余嘗讀河渠書每嘆以汲鄭之才不能終塞瓠子而宣房之役

至今從官負薪天子沉璧何孔痒哉是無他先事者易爲力旣廢者難爲功也夫防河與隄海一也假令兹役盈庭靡決呰窳即安佚大弊極壞而後圖焉即無論所費鉅萬其如閭殫爲河何乃今崇隄砥平沃壤鱗次田畯喜而婦子寧諸大夫之功且將垂之百禩矣適縉紳士民麇來請記不佞樂觀厥成況首議嘗贊辭焉藉有名碩得不墜于空談是宜登諸石以詔來者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終